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九

□ 12
3197
9



門 口 12
號 3197
卷 9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安井衡著

昭和十年一月五日購求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杜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之

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杜無傳公如晉葬鄭襄

公杜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杜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安衛案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鄭益釋例所

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杜宋共公即位杞伯來朝歸叔姬

故也杜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

必不免杜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杜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諸

三傳釋義 卷之十三

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註杜武子知莊子註杜荀首中范文子

遂至於此註杜此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註杜

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註杜

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註杜

子盍從衆註杜盍何子為大政註杜中軍將酌於民者也註杜酌取民心

子之佐十一人註杜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註杜知范欲戰

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註杜洪範武子曰

善鈞從衆註杜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註杜三卿

從之不亦可乎註杜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註杜

牛註杜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註安正義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

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註杜無傳書不郊間

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註杜馬陵衛地陽平元城

吳入州來註杜州來楚邑淮南

冬大雩註杜無傳書過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據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註杜振整也無帛者也夫註杜言中國不能相愍

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註杜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

者當以此傳為正解言不為昊天

有上不帛其誰不受亂註杜上謂

所帛恤故亂無有止昊天指幽王

左傳卷之二十一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註杜 先是吳常屬楚

寘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註杜 巢徐楚屬國

子重奔命註杜 巢救徐

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

註杜 因伐鄭而行

子重子友於是

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

國註杜 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註杜 林父孫良夫之子衛

侯如晉晉友戚焉註杜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註杜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

選二安衛案汶陽魯地齊奪而有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所取也註晉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棄以己而不以道故經據實詳書以貶之而傳載季文子之言以釋之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

註杜 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註安 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

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衛案士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婿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采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故特收之士禮無母則伯叔父命之諸侯蓋無此禮也晉殺其大夫趙盾

趙括註杜 傳曰原屏答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註杜 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註安 正義賜之以圭者為朝而合

子賜緩也齊召南云成公即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為緩乎衛案魯不朝而天子使來賜命既受賜矣亦不朝聘以謝之周室之不振魯之不振甚矣左氏不釋者以其義明耳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註杜 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註杜 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註杜 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嫁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

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註飲酒杜私焉註私與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註用師肇杜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

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註杜不言

復肅救註安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註杜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

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註杜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註杜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

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註杜六年未遂侵楚獲申驪註杜申驪楚

楚師之還也註杜謂六年過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註杜繞

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註安音餘與君子曰從

善如流宜哉註杜宜有功也安衡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旱也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註杜會伐蔡門于許

東門大獲焉註杜過許見其無聲伯如晉逆也註杜自為逆婦不書

也註杜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

也註杜納幣應安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之子晉侯註杜趙嬰亡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註杜欒氏卻氏亦

衡案大夫非君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卿踰竟而

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也註杜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也註杜納幣應安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也註杜使卿註安出華元聘共姬之非禮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也註杜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杜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

杜成季趙衰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杜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又其

田焉安衡案此傳終言之非是年之事也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杜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杜渠丘公莒子朱縣有蓬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杜虞度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杜

對曰夫狡焉杜狡謂安陸祭云狡焉當屬下為句衡案狡焉猶黠貌思啓封

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杜

暴掠者吾人當唯此為命安陸祭云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勇夫重閉况

國乎杜為明年莒潰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杜懲其見出來歸故書

不復安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大夫者不書卒賤也其地嫁諸侯者皆書卒其卒九年經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是叔姬卒於魯嫌於許嫁而未

歸杞故傳釋之曰來歸自杞故書言女子外成既嫁者雖見出棄亦書其卒異之室

女也杜云懲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聖人脩春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

千萬載之後豈懲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矣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七年邾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杜文子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

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杜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實君不得事君

也杜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勝共

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杜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杜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安衛案服

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者傳曰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盟杜無公至自會杜無

三傳詳釋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宋不使卿

安衛案經不書逆故夏季孫行父如

夏孫行父如

宋致女

杜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謂之昏姻之好

晉人來媵

杜媵伯姬也

秋七

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杜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安衡案此亦杜

晉人執

鄭伯

杜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

安中并積德云稱晉人

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但傳先經以言之故杜不喻其為釋經之文耳不知左氏之釋經多寓於記事之中不嫌其與

履相先後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杜無傳楚公

楚人入鄆

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杜逃其

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杜魯邑也在東海廣立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

後十二月之前

安衡案古歷置閏於歲終故傳云歸餘於終秦以十月為正月漢初疑此年十二月節前在十一月魯人以十一月未始事至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

書月而傳經之曰書時邪其載之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或傳文舊作書不時而今本脫不字邪是二者疑不能決姑待後人是正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

杜叔姬已絕於杞魯復

杞叔姬卒為杞故也

杜還為杞婦

逆叔姬為我也

杜既棄而復逆其

安衛案請之也杞伯請之杞叔姬卒八年經文也逆叔姬此年經文也二經書法皆因杞伯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釋之言杞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之是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安民禮也故經嘉之為杞故書杞叔姬卒也魯侯若怒杞伯離昏不許其請杞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寬以待之即許其請使杞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故經嘉之為魯故書逆叔姬也杜不知傳舉經文而釋之解為我也為杞伯為魯逆叔姬遂解上文請之也為魯強請杞夫姊妹死已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葬之雖所為養走卒亦不肯為之假令魯君臣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杜歸田在

安衡案釋經所

於蒲以尋馬陵之盟

杜馬陵盟在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

杜競強也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安衛案柔

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至

杜為致女

楚人以重

杜為十五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會鍾離傳

楚人以重

楚人以重

賂宋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杜為晉人執鄭伯傳

安衡案此傳釋經所以註書晉人杜注未盡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杜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

言躒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

言躒父有躒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杜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

婦又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

杜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

安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薨猶有望也

言此者以明已未死尤屬望於文子之意耳

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杜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已心

入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錁

杜銅錁晉別縣在上黨

秋鄭伯如晉晉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杜明殺行人例

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杜南冠楚冠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

杜鄭

杜南冠楚冠

杜鄭

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

杜冷人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

杜言不敢

使與之琴操

南音

杜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

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

杜嬰齊

子重側司馬子及言其尊卿敬老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

杜合

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

安衡案大子無所施為賞賜恩惠不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

意也以稱大子意

名其二卿尊君也

杜尊晉君也

不背本仁也不忘舊

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杜敏達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

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杜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

君益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杜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冬十一月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註杜六月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

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註杜八月十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註杜終巫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註杜庚

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註杜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應賤之人註安正義喪張

示晉不急君也註杜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註杜紆緩也勿亟遣使註諸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

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註杜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

郊註杜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註杜

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註安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

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州滿阮元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為誤案史記又作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註杜無

來騰非禮也註安衛案傳不釋者九年衛晉來騰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騰為非

者皆不釋其可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註杜六同

後儒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註杜盟據

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註安浦鐘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

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註安浦鐘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

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註杜

鄭公子班聞叔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註杜晉命衛

子商楚公子註杜晉命衛

辰使在前年

鄭公子班聞叔

鄭公子班聞叔

鄭公子班聞叔

申之謀

杜改立君之謀

三月子如立公子緡

杜子如公之子班

夏四月鄭人

殺緡立髡頑子如奔許

杜髡頑鄭成公大子

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

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

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

杜生子為君此父不父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安

釋文州蒲本或作州滿衛索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

以為君也傳只加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云以記事釋經是也

鄭子罕賂以襄鐘

杜子罕穆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

駟為質

杜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煖

辛巳鄭伯歸

杜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晉侯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杜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

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

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

杜巫云鬼怒

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

杜言公不得及食新麥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杜醫緩

名為猶

未至公夢疾為一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杜盲高也心下為膏

安釋文說文云心下膏上也正義此賈逵之

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凝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臙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臙非也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杜達針 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杜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

卒杜張腹滿也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為殉

杜傳言巫以明術見殺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言叔禽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安陸祭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

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陸祭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

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陸祭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

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

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衡案：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況，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救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秋公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說及舛。秋公

如晉

杜註：親弔非禮。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魯。於是糴棧未反。

杜註：

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

魯貳於楚，故留公，須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

書諱之也。

杜註：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註：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晉侯使卻犍來聘，己丑及卻犍盟。

杜註：從父兄弟。

杜註：安正義案：世本卻豹生莫苾，苾生缺，缺生

安正義案：世本卻豹生莫苾，苾生缺，缺生

杜註：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

杜註：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

杜註：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

杜註：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

即犍也。如彼文則犍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

請受盟，而後使歸。

杜註：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杜註：安

衡案：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其謀蓋至此。

而漏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視，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此傳云：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特詳之。

聲伯之母不聘。

杜註：聲伯之母，叔躬之妻，不聘，無媒禮。

杜註：安

釋文：媵本亦作聘。

穆姜曰：吾不以

妾為娣。

杜註：昆弟之妻，相謂為娣。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躬同母昆弟。

杜註：安

正義：世人多疑娣娣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娣，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娣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娣婦報。

傳曰：娣娣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娣，言娣是弟，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稱婦，為娣，婦娣謂長婦，為娣，婦正言婦之長幼，不言夫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娣娣，長幼之稱，非尊卑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關其夫亦男女異長之義也。後儒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娣，遂以娣為長婦，娣為少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娣長也，不知訓娣為長姪，娣之娣，亦可訓長乎。其妄有如此者焉。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杜註：

外弟，管子奚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杜 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卻嬖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

人曰鳥獸猶不失儷杜 儷耦也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杜 言不與卻嬖

禍致 安 中并積德云孝叔是畏聲伯非畏卻嬖衡案嬖忿則聲伯必歸罪孝叔杜注是也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

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杜 沈之於河 婦人

怒曰已不能死其仇儷而亡之杜 仇敵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杜 字愛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杜 約誓

為之婦也傳言郤嬖淫縱所以亡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杜 郤嬖文子交盟 魯晉之君其意

盟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杜 惠王襄王之族 且與伯與爭政

杜 伯與周卿士 安 釋文伯與音餘本亦作與 不勝怒而出及陽樊杜 陽樊晉地 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郟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杜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 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郟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杜 寔以前之好 晉卻至與周爭郟田杜 郟田

御温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御人亭 安 惠棟云御晉之温地周賜晉文温田後為郤氏私邑王符

爭郟田杜預以御為温之別邑不若叔重解字之精矣齊召南云郤至以列國大夫 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許於晉畏晉強也晉侯知郤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

勿復爭田又畏其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矣 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

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杜 言温郤氏舊邑 劉氏單氏曰昔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杜 各撫有其封內之地 蘇忿生以温為司空與檀伯達封于河

杜 蘇忿生周武王司空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 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杜 事在 僖十 年

安 衛案能猶仰也仰順適也 見于尚書柔遠能邇鄭注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杜 在僖二 十五年 狐

氏陽氏先處之杜 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 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杜 傳言卻至貪所以亡 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

矣杜 在往 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杜 為明年盟宋 西門外張本 秦晉

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杜案

王城秦地名使史鰌盟晉侯于河東杜史鰌大夫晉卻黹盟秦伯于河

西杜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杜質齊一也質成也

安陸榮云質實也實其相結之言也衡案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質正也正諸鬼神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

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杜為十三年代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瑣澤地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杜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杜周公奔在年前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杜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偃

杜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

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

贄往來道路無雍杜贄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杜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

安鄭玄云庭直也衡案庭挺通亦可訓直然不庭多謂不來庭如字自通此晉與楚盟而已未必及餘國之事不庭蓋謂不交贄來庭者耳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杜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杜俾使也隊失也安陸榮云隊

案隕亦失也鄭伯如晉聽成杜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杜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

杜縣鐘鼓也安衡案又有編磬杜而奏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

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為地室

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驚驚而走出子及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伐此下臣不敢杜此

兩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

用樂杜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安正義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

相遺與耳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杜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杜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以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杜享

飲有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杜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杜不

言無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杜扞敵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杜詩周南之風赳武貌干扞也言安衛案以用

與武今從十行本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忘爭尋常以盡其民杜尺

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杜略取也言世

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己安傳遂云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

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杜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

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安陸祭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

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亂義得無與前指謬乎天下有道則

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杜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安傳

云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衛案陸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蓋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

至不以腹心為美稱不宜泥詩本義以失傳意矣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

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

言吾死無日矣夫杜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且涖盟杜報郤杜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杜晉地

註杜代韓 郤至佐之 註杜代趙 郤穀御戎 欒鍼為右 註杜欒鍼欒至弟

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 註杜師軍帥 乘車士 五月丁亥晉師以

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註杜不更秦爵戰績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 安馬宗連云劉 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註劭爵制曰秦

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爵級其帥入皆更卒也 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 自一爵以 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 又曰不更者為軍左不復與凡更卒同也 續漢書百官志劉

昭補注 曹宣公卒于師 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註杜涇水出安定東 南經扶風京兆

高陸縣 入渭也 迂晉侯于新楚 註杜迂迎也 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 成肅公

卒于瑕 註杜言瑕音地 六月丁卯夜 鄭公子班自誓 求入于大宮

不能殺子印子羽 註杜此言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 反軍于市 已

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 註杜子駟穆 遂從而盡焚之 註杜焚燒

子如子駟孫叔孫知 註杜子如公子班子駟弟孫 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使公子欣時 逆曹伯之喪 註杜二子皆曹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 註杜宣公 諸侯乃請討之 晉人以其役之勞 請侯他年冬葬

曹宣公 既葬 子臧將亡 註杜子臧公 國人皆將從之 註杜不義負

公乃懼 註杜成公 負芻 告罪且請焉 註杜請止 子臧 乃反而致其邑 註杜還邑於

十五年執 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莒子朱卒 註杜無傳九年 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 註杜晉納之 安衛案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 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 註杜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 安衛案賤聘而責逆之禮也 故昏禮唯

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宋卿故從而書之 曾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

使大夫納幣 不書乃其常耳 非闕絕也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 衛侯臧卒 註杜五同 秦伯卒

註杜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 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杜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

定姜曰不可杜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杜同姓之卿大國又以

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杜建大國必見伐故亡

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杜復林父位

衛侯饗若成叔杜或叔甯惠子相杜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杜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也說文引詩作斛穀梁傳郊牛日展斛角范甯曰斛球然角貌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杜彼之交於事而不惰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杜為十七年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

杜氏亡傳

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杜郭郭也許人平以叔申

之封杜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杜舍族謂不稱叔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杜辭微而義顯志而晦杜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叙而文微婉而成章杜婉曲

懲惡而勸善杜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杜脩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杜成子衎

之孫敬妣定公姜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

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

人杜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虐使余是也鳥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

主社稷杜鱗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

左傳

重器於衛

杜寶器

盡實諸戚

杜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其善晉大夫

杜起備亂

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杜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杜註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宜十八年遂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會盟于戚

杜安衛案曹伯有罪亦來會故從服異之例書曰同盟

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

杜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公至自會

杜無傳夏六月

宋公固卒

杜四同盟

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三月而築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杜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約告

杜安衛案魚石自止

華元于河上是國人逆之故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未至晉而云自晉者華元之出宋人出奔晉告則其歸不得不自晉經從告詞而書之耳

宋殺

其大夫山

杜不書氏明其族

宋魚石出奔楚

杜公子目夷

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鱄

邾會吳季鍾離

杜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杜安衛案

與楚通聘未為親睦恐不得會諸侯於其地疑鍾離此時屬宋

許遷于葉

杜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杜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杜惡不及民

凡君不道於其民

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杜稱人示眾所欲執

不然則否

犯不義者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

杜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

次守節

杜謂賢者

下失節

杜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

杜為下宋亂起

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

杜亂起

楚

將北師

杜侵鄭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及曰

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杜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

申叔時老矣在申

本聞之曰子及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杜言不楚子侵鄭及暴隊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杜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杜庸用使重其罪民

將牧之杜背盟數無民孰戰杜為明年晉敗秋八月葬宋共公於

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蕩澤為司馬杜蕩澤公孫華喜為

司徒杜華父督公孫師為司城杜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

為少司寇杜鱗向帶為大宰杜阮元云石經

字而經典帶字時有如此作者杜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公室卑而不能正杜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

出奔晉二華戴族也杜華元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杜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杜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桓

氏也杜恐華元還討蕩魚石曰右師苟獲及雖許之討必不敢杜

言畏桓杜安衡案言華元獲及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

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杜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右師討猶有戍

在杜向成桓公曾孫言桓氏雖亡必偏杜偏不魚石自止華元于

河上請討許之乃及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杜

喜師非桓族杜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蕩氏宋公族還害公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杜睢水名五大夫畏安

釋文睢音雖又音綴馬宗璣云御覽引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華元使止之不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及杜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

不得入矣杜不得復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杜五子亦則決睢澐杜澐

左傳集注 卷之三 七

淫泆注安陸祭云說文曰淫埤埤水邊土人所止

壞也注者又曰決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

閉門登陴矢左師一司

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

寇二宰遂出奔楚注杜獨魚石告

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曠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六卿和公

室據彼文則向為人為大司寇亦是卿也若五人皆為卿則書向為人亦當書之

何以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為向為人不書故也

而魚石為之首宋人告辭從略以魚石總四人故經獨書魚石杜云獨魚石告是也

但少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

云獨魚石告似是魚石自告疏魚石上補一以字文義周決疑杜注脫以字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注杜老佐戴公

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注杜欒弗忌晉

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

亡何待注杜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注安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慎言人

案盜憎主人以其禦已使不得財也民惡其上以其治已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僧

惡其不便於己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姦人之於直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

難注杜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注杜始與中

本或無于字非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注安衡

衡案釋經以許自遷為文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注杜無傳記寒過夏四月辛未滕

子卒注杜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侵宋注杜喜穆公子六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注杜傳無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注杜將代鄭厲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注杜楚師未大崩楚子傷

績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注杜側子及背盟無禮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注杜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公注杜

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取輕於執止注安衡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手

左傳集解

卷之十一

侯取債于宣伯而誅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晉侯信讒
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侯社不喻傳以記事釋經故云恥輕於執
止粗矣公至自會杜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杜子

王卿士杜曹伯歸自京師杜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
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茗丘杜若

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杜公未歸命
國入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杜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杜
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杜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杜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

公卒鄭子罕伐宋杜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侯安衛
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
他義也此亦明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

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諸洧侵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宋將鉏樂懼敗諸

洧杜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杜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

敗諸洧杜衛案覆掩也掩其不備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杜洧洧夫渠洧
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杜鳴雁在陳留安衛案于一聲之轉

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
遲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杜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驩故杜若唯鄭

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杜代荀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
荀偃佐之杜荀偃荀庚子

荀營下軍佐於是卻驩代趙卻驩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厲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杜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杜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

將中軍

杜及子

令尹將左

杜重子

右尹子辛將右

杜公壬子

過申子

及入見申叔時

杜叔時老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

杜器猶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安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

釋語云祥善也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止

杜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杜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

時順而物成

杜羣生得所

上下和睦周旋

不逆

杜動順

求無不具

杜下應

各知其極

杜無二

安衡案此極亦當訓中言人

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杜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

敦龐和同以聽

杜敦厚龐大也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杜闕戰死者

安陸祭云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之不專謂戰死者衡案盡力以從上命謂供軍興致死以補其闕謂兵力有闕致死以補之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

杜不施惠

而外絕其好

杜義不建利

齊盟

杜不詳

而食話言

杜信不守物

好時

以動

杜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

而疲民以逞

杜刑不正邪而苟快意

安陸祭云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啓兵端不能順時休民故曰好時非謂農務也衡案此覆上

文而駁之

而疲民以逞

杜刑不正邪而苟快意

安正義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

安正義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杜言其必敗不及

姚句耳先歸

杜言其必敗不及

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杜不慮也

子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杜不慮也

子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

欲及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杜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杜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

箕之役先軫不友命

杜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安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衡案不振旅不友命皆役中

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杜見先君成敗之專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杜亟數秦狄齊楚皆彊不盡方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

杜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杜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杜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杜匄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陳前安王引之云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則

也首當讀為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并竈已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窒礙矣衡案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戰國策曰夫以秦之彊首之注言以兵向

之是也塞井夷竈者以將陳於軍中與為行首自別下文為行即為行列也王說未是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

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

衡案窳佻通佻偷也回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杜安其二卿相惡杜子重王卒以

舊杜不陳而不違杜安鄭陳而不整杜不整蠻軍而不陳杜蠻夷

者不結陳陳不違杜安各顧其後莫有鬪心杜人恤其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車上為櫓

鞬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杜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杜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安衡案王問也下放此

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下於先君也杜度敬徹幕矣曰將發命

而御失 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曲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

出於淖杜掀舉 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杜黨潘尪之子躡聚也一 安陸祭云躡之訓聚於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

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躡

躡也置甲於地如人躡躡狀然故言躡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

臆造非躡有聚義也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杜二子以

王怒曰大辱國杜賤其不 詰朝爾射死藝杜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

退入於泥杜呂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姬 異姓月也杜異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泥 及戰射

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杜弋

以一矢復命杜言一發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

而趨風杜疾如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問遺 曰方事之殷

也杜殷盛 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杜韎赤色跗注衣服若 安正義鄭

云韎茅蒐漆也韎聲也韐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

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衡案蓋袴及膝跗

注承之以至跗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恐其 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杜間

近安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

也註云問猶與也若作近義不可通正義不容不釋而不一言及近字知其本亦

作與 不敢拜命杜介者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以君辱賜命 為事

之故敢肅使者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 安正義周禮大祝辨九

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說文禮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

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寧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

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 三肅使者而退

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亦誤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晉韓厥從鄭伯杜從逐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

三肅使者而退

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

註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

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註欲遺輕兵單其車以執之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

安陸祭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現候形勢衡案謀能潛入敵軍鄭兵亂走其君左右必無多人遺數人亦足以距之故弗

翰胡欲謀輅之耳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

註唐荀謂石首曰

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殲中

註殲戰在閔二年

唐荀謂石首曰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註敗者壹大謂軍

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

安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

在君側言子當在君側以衛君也

楚師薄於險

註薄迫也

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註王有死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

冉搏以投中車折軾晉歸乃止

註言二子皆有過入之能

囚楚公子茂

註為郤至

本、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

何如註杜又問其餘

註暇間

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

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註食好整之

請攝飲焉

註攝持也持飲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

註承奉也

曰寡君之使使鍼

御持矛

註杜御侍也

是以不得禡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註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

安陸祭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言也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註免脫也

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及命軍

吏察夷傷

註杜夷亦傷也

補卒乘

註杜補死也

繕甲兵

註繕治也

展車馬

也安陸祭云周禮肆師展儀牲鄭法展省閱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註杜復欲戰也

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

註杜蒐閱也

秣馬利兵

註杜秣穀也

脩陳固列

也固堅

蓐食申禱

註杜申重也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註杜逸縱也

王聞之召

子及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及子及醉而不能見

杜穀陽子及內豎 正義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杜食楚粟三日也 安衡案軍屯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杜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杜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

杜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

與楚師還及瑕

杜瑕楚地

王使謂子及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

杜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及再拜稽首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

杜王引過亦所責子及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聞之矣盍圖之

杜聞子玉自殺終二脚相惡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杜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

安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自裁衡案言敢不以大夫所命為義哉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安衡案楚子問臣卒實奔之

弗及而

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杜無咎高固子

衛侯出于衛公出

于壞墮

杜壞墮魯色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

宣伯通於

穆姜

杜穆姜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杜季孟獻子

將行穆姜送公

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杜會晉伐鄭

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

杜二子公庶弟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

杜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

杜申敕宮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

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杜鄭猶未服

宣伯使告

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

杜觀晉楚之勝負

卻擘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杜主齊魯之屬

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

晉侯不見公

杜安衡案戰之日至此釋經所以書不見公也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

君宣公即世

註杜三年

國人口若之何憂猶未弭

註杜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

所謂憂未息

註安陸燾云言宣公薨貢芻簣立國憂未息耳未遽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猶未弭其大子殺負芻簣立國人將從子臧之事以不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大子負芻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得而通三家皆失之而又

討我寡君

註杜前年晉侯執曹伯

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註杜謂子臧逃奔宋是

大泯曹也

註杜泯滅也

先君無乃有罪乎

註杜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

若有罪

則君列諸會矣

註杜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君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唯不遺德刑

註杜遺失也

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註杜為

又命公如初

註杜復欲使公逐季孟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

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註杜督揚鄭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

註杜豹叔孫橋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註安正義此時七月也至十月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

齊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約不忘宗國聞自國佐為魯請逆衛案服虔是也魯師次於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約在魯師安敢單行過鄭唯約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豹而請逆

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申伯非

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註杜聲伯戒叔孫以必須安衛案欲急往晉師故去督揚為食於鄭郊間四日晉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為食者為下文四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註以至下不增乃食二字不通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

註杜使者約而後食

註杜言其

也

註安衛案至此言四日者欲與不食相連以見其忠也四日不食則晉師諸侯

遷于制田

註杜東有制澤

知武子佐下軍

註杜荀營

陳至于鳴鹿

註杜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遂侵蔡未反

註杜書公不與

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註杜將主與軍相失

註安衛

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

註杜子臧故

子臧及曹伯歸

註杜自宋

魯侯雖與伐鄭晉侯信讒疑魯不使之擊敵故經以會而致意曹人復請于晉

正與不諱不見公同杜不悟傳以記事釋經故以為史異文耳

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杜不出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

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

杜政不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杜蔑無

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

杜行父季

我斃蔑也

杜蔑孟獻子時

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郟

杜郟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郟城

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

杜親魯甚於

對曰倚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杜聞其淫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

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通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

杜言魯屬齊楚安衡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齊楚故以亡言之耳則還為晉讎杜喻其意故云屬齊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我或不

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駁杜注是不唯不知聲伯卻犢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杜隸賤

敢介大國以求厚為

杜介因

衡案戰國策注焉反語辭孟子雖褐寬博我不揣焉及此焉字皆反語辭也承寡君之命以請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

杜二君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厲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

杜不受卻

謀國家不貳

杜謂四日不食

圖其身不忘其君

杜辭邑不食皆

安傳遜云是三句

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榮云謀國家不貳概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衡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文子不必分析言之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卻犢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蔑與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魯以下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所請即遂君所命是不忘

也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

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註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十二月季孫及卻躒盟于扈歸刺公子偃註偃與鉏俱為差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而註之註杜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

安註衡察豹先去魯往齊昭四年傳甚明詳見于上使豹請逆于晉師之條此不復

辨其魯人召之齊亦在此年十二月僑如既奔齊叔孫氏無後約又為聲伯使

於晉師有功故召而立之其襄二年始見經者先是未為卿也傳若終言之當於十

月僑如奔齊下言之何必待十二月刺公子偃而後言之哉以此言之是月召豹而

立之甚明齊聲孟子通僑如註杜聲孟子齊靈使立於高國之間註杜位

非終言也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問於卿註杜傳亦終言安阮元云石

卿註僑如之佞註安經奔字上

有透字乃後人刃增惠棟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驟稱其伐註杜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註杜温季位於

七人之下註杜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註杜稱己之伐怨之所聚之本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圖註杜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註杜言卻至顯稱已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也註杜逸書也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

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狸服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

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杜無傳邾子貜且卒杜無傳五晉殺其

大夫卻錡卻欒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杜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

衛北官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杜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

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杜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晉范文子及自鄆陵杜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杜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

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杜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

子首止諸侯還杜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閔杜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安陸祭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杜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

久不出杜慙卧於家夫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杜謫譴責也夫人怒

國子相靈公以會杜會伐鄭高鮑處守杜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

而索客杜菟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

子知之杜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弱以盧叛杜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杜國牽之弟文子初鮑

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杜卜立家案施氏

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

立其左右

杜終如士

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

杜宣八年郤缺

廢晉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

安衡案陽謂

你羊注同武王望陽或你望羊陽羊古

郤欒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措之

同音相通然岐出非是此又當你羊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杜繫之車轅

既矯亦嬖於厲公繆書

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杜郢陵戰繆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

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

杜郢陵戰晉囚公

以東師之未至也

杜齊魯衛

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杜荀

杜下軍居守郤欒將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

杜孫周晉襄公會孫

公告繆

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杜謂郢陵戰時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

杜嘗試也

郤至聘于周繆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

杜規伺也

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後使大夫殺

杜傳言厲公無道先

郤至奉豕

杜進之於公寺人孟張棄

之

杜寺人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杜季子郤至公反以

衡案欺謾也謂輕侮之郤至射殺

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

多怨去大族不偏

杜不偏

敵多怨有庸

杜討多怨者

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

杜言俱死無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杜言不得

安衡案言

危不須我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杜爭死

大焉

杜傳言郤至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

杜八百

陸祭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稱晉公子重耳之言曰保君罪孰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魑助之

杜 清沸魑亦

注 安 甫味反

抽戈結

社

杜 社 社 社 社

而偽訟者

杜 偽與清

三卻將謀於樹

杜 樹講

注 安 正義 三 卻

慮公殺已謀欲自安未及謀而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

杜 位所

也駒伯卻錡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杜 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

苦成叔卻欒

威言可畏也或

安 衡案威

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尸於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杜 人謂書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杜 與偃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

杜 德姦

注 安 衡案軌假借字本或作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軌非外謂外廷內謂近臣故云亂若是外國當言寇不得言亂下文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謂誅三卻益信外指外廷也周禮冢宰掌王宮中之事欒書時為晉政當周室

亦謂之內與

辭於二子 杜 辭謝書 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

夫無辰其復職位

杜 胥童劫而執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

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

公游于孟釐氏

杜 孟釐氏

注 安 馬宗璣云賈逵曰孟釐氏晉外嬖大夫在翼

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

杜 辭不

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杜 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

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

注 安 陸祭云晉語韋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

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

注 難卒存趙氏今未可協以殺君此說是

也衛案言已畜於趙氏不可謂無恩矣然晉討趙同趙括吾能去兵不肯助趙氏况

可脅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及其田而

已當晉討趙氏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非厥存之也此又云孟姬之讒夫孟姬存趙氏

而厥方說其讒則所云違兵不謂違其兵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說未是當以杜注為

焉用厥也

杜 尸主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杜 敗於鄢陵舒

道吳人

圍巢伐駕圍釐虺

杜巢駕釐虺楚四邑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

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

杜以其劫邑故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杜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杜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

杜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

子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安衛案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弒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

邑今彭城縣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鹿圍

杜築墻為鹿苑

己丑公夢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

杜子重先遣輕軍侵宋

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杜虛打地闕

安衛案厲公無道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禮諸侯中心說服

故曰同盟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

程滑晉大夫

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杜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偃

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杜悼公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

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杜言有命抑人之求

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杜傳言其少有不所以能自固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

杜與諸大夫盟

館于伯子同氏

杜晉大夫家館舍也

辛巳朝于武宮

杜武公曲沃始命君

安正義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取其新也

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

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二月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強欲通之遂不臣者七人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說是也至以服本為誤則偏袒之失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殺麥故不可立杜救大豆也

齊為慶氏之難杜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

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

之宮杜伏兵內宮安衛案師衆也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內宮之朝夫人

書曰齊殺其大夫國

佐棄命專殺以穀救故也杜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使清

人殺國勝杜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杜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杜湫國

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杜慶封佐皆**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民**

禮也杜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杜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

故悼公不以安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當服斬而嗣子居喪注云無服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陸祭云樂書中行偃杖君而殺其葬禮猶雀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衛案上傳云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言賤而賤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始命百官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駁之洵是

始命百官杜始為政**施舍已責**杜施恩惠舍勞**匡之困救災患**杜匡亦**禁**

逮繆杜惠及**振廢滯**杜起舊**匡之困救災患**杜匡亦**禁**

淫慝薄賦斂宥罪戾杜宥寬**節器用**杜節省**時用民**杜使民**欲無**

犯時杜不縱**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杜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

荀家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

范武子之法

杜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杜

辛將右行因為氏

安馬宗璉曰晉語警柘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士為獻公司空也

無敗績韋昭注子與士為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衛

案疏云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據此注辛下當脫先字

馬

杜升糾樂糾也

使訓諸御知義

杜戎士尚節義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

杜

司士車

安正義服虔以為司士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杜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

順命故訓之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杜省卿戎御令軍尉尉攝御而已

安馬宗璉云淮南兵畧訓云

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正行伍連什佰明

鼓旗此尉之官也高誘注軍尉所以尉鎮衆也

魏絳為司馬

杜魏絳子也

張老為候奄

安馬宗璉云淮南兵畧訓云前後知候之官也高誘注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杜相親以聽命

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

杜偃籍談父為

羣騶知禮

杜程鄭荀氏列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開之駟

安正義月

注令李秋

軍候候望者也

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杜

注上軍司馬

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旗則騶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廄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杜大國三卿晉時置其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安正義卿名下各有統領羣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

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亦譽者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

爵不踰德

杜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偪

師

杜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

安王引之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九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杜此以上通言悼公再行

公如晉朝嗣君也夏

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

杜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杜朝郟城郟幽丘皆宋邑

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註杜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

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書曰復入

註杜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註杜謂本無位而納之有位

復其位曰復歸

註杜亦國

諸侯納之曰歸

註杜謂諸侯以言語告請

而納之有位

以惡曰復入

註杜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

而納之有位

家之

諸侯納之當曰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

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互譌無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何邪又案正義云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疑賈本作諸侯

納之曰入或與今本同見其與春秋書法背也故依放穀梁以入

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何也

鉏吾曰何也

註杜西鉏吾

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也不敢貳矣

註杜惡謂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

註杜言已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此吾心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替其政

註杜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

以問吾魯亦吾患也

註安衡察間覲通覲也亦亦鄙我猶憾故杜上注云此吾患也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註杜崇長

註杜謂

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

註安衡察崇

以塞夷庚

註杜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註安惠棟云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滅榮諸晉書曰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志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

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夷通也衡察

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註杜隔吳晉之道五庸多矣非吾憂也且

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註杜言宋常事晉何為顧有此患難

安陸祭云言宋平日事晉何為我

正望其患難相援耳以此知晉

必恤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註杜拜謝

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

註杜有卑讓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證之

註杜語其德政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魯

註杜為平公不

徹樂張本

疾行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衡察杞伯未必一朝輒請昏且朝

有玉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辨請為昏蓋傳終言之驟當訓數

七月宋老佐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註杜言所以不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也築鹿囿晝不時也

註杜非土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杜功時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杜在

註杜在

來見也築鹿囿晝不時也

註杜非土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杜在

註杜在

來見也築鹿囿晝不時也

註杜非土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杜在

註杜在

來見也築鹿囿晝不時也

註杜非土

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註杜在

註杜在

寢得君
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杜使偏師與鄭人侵
宋子重為後鎮

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

杜於是樂書卒韓
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勤

之

杜勤恤
其急

安衛察勤勞也
先為之勞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

杜地名
地關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杜畏晉強也
靡角宋地

晉士魴

來乞師

杜將救
宋

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

杜武仲宣
叔之子

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杜知伯
荀營

今彘季亦佐下軍

杜彘季
士魴

如伐鄭可也

杜伐鄭在
十七年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杜

從武
仲言

十二月

孟獻子會于虛行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

師以圍彭城

杜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
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

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杜薨於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
靜世適奉嗣故曰書順也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